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花与梦 轱雅等著 援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圆用缘年

陨孕苑京丑原京园陨孕苑京载

I 援花 援援 II 援珠 援雅 III 援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援 圆原援范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丑孕第 员次圆表号

策 划：朝扬花雨

责任编辑：吴日珊 朱莽烈

封面设计：黄 浩

花与梦 第一辑雪

主 编 押珠 雅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附 员号楼

电 话：园原园原园原园原园

印 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愿园伊员愿 员转原

印 张：员园 字数 猿园园千字

版 次：圆用缘年 员月第 员版

印 次：圆用缘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书 号：陨孕苑京丑原京园陨孕苑京载转员 员次愿

定 价：圆用缘元 穴全 源册雪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骗婚记

内容简介

她不善于处理混乱的事情，
她只是想做一个女侠，
过着惩奸除恶的单纯生活。
比如抓抓贼，
写写社会新闻，
偶尔再被总编骂几句熏
真的只要这样就好选
她不该去学什么空手道的。
现在好了，
弄得要和别人假订婚、假同居，四处骗人，
她女侠没做成，离女贼倒不远了！

序 幕

“狗贼！纳命来！”

“侠女，饶命啊！”

“咄，你这贼人，卑鄙无耻、下流阴险、人面兽心、衣冠禽兽、狼心狗肺、大逆不道，为富不仁、心狠手辣、心怀叵测、丧心病狂、灭绝人性、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今日落入本姑娘手里，真是天理昭彰，就让我为民除害，杀你个片甲不留。”

“不要啊，女侠，我愿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恳请女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以后一定感恩图报，永世不做坏事。”

“哼，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又有悔改之心，今日我就暂且饶你一条狗命。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女侠，你要怎样罚我啊？”

“哈哈！我要用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来罚你——听好了，我要你马上去跑一道既能吸引人眼球，又有社会意义的最新最快最亮的新闻，一个小时后把稿子放到我桌子上。”

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拉开了一天的序幕。那当然不是刀光剑影相撞发出的，而是叶水茉的大闹钟从床上摔下来了，也把她的好梦惊醒。

叶水茉从狭小的单人床爬起来，开始了她忙碌的一天。

打仗一样地刷牙、洗脸、做早饭，然后换衣服、吃饭、穿鞋子、开门、上工。

早上八点，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早上八点五十五分，坐落在杂城市区的城市日报报社大楼，已经是人声鼎沸。大楼的第五层——报社的心脏位置，员工们陆陆续续赶到，坐上了各自的位子。然而在靠窗的一个堆满各类报纸及犯罪学书籍的位子，却久久不见其主人来入座。

坐在对面的是负责体育新闻的白苡祖，她略为凌乱的短发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她是个性子直率到有点暴躁的大女人。此刻，她修长的腿正踩在一张椅子上，动作豪放，但是她的一双眼睛却在喷火，盯着窗子边那个空空如也的位子，怒火一触即发。

白苡祖旁边的是负责娱乐新闻的菊焯野，她的桌子干净，有条不紊，那过分彰显出来的干练和她那圆圆的可爱的小脸上露出的无害表情有点格格不入。相较于白苡祖的火爆，她却气定神闲地喝着咖啡，她知道这种情况每个早晨都要发生一次。

另外错落分布在这个大房间的几个位子上的分别是负责饮食版的米润儿、时尚版的维洛榛，和常年在外负责

国际新闻的柠檬，就像此刻她正在战火纷飞的阿富汗。

而还不见人影的那个位子正是负责社会版的叶水茉专属的。

“苻祖啊，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水茉，何必气成这样大清早的，多伤身体啊。”菊焯野啜口咖啡，絮絮地说。

“那个白痴！”白苻祖很暴力地提脚踩在已经是吱吱作响的椅子上，薄且润的唇抿成了一条线。

“不要这样说了，人家是去行侠仗义了。”菊焯野摆摆手，言不由衷地说，每天一次的对白她都说厌了。

“她迟早会出事的。”白苻祖咬着牙说，盛怒的口吻下藏着关怀。

终于，那个被预言迟早会出事的人儿，姗姗来迟。

叶水茉冲进来，喘着粗气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坐在她右边的维洛榛递过来一杯水。她是个冷漠却美得惊人女子，全身上下都笼罩在冷静的高贵之中，出尘独立。

叶水茉感激地接过水，咕咚咕咚灌下，看了一眼桌上的钟，呼出一口气，还好没迟到，八点五十九分。

“女侠。”菊焯野笑咪咪地叫道。

叶水茉抬起来，先看到了闪着怒火的白苻祖，顿时心虚地低下了头。

“说，这次又让你碰上了什么值得你见义勇为的事？”白苻祖咬着牙，一副很想掐死她的表情。

叶水茉清澈的大眼睛眨了眨，如烟火般被点亮了熏
“说来可气了，光天化日下，一个流氓竟然抢了一个漂亮得不得了的贵妇的钱包，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想想离上

班时间还早，就追上去了。那贼，哼，太小看我了，最后还不是被我揪到警察局了。”叶水茉白皙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她那小巧的鼻子也似乎在骄傲着她主人的英勇而泛着红。

“嘻嘻。”米润儿看得掩嘴轻笑，“水茉啊，这次你是追了几条街才把人家追到的？”好奇死了。

叶水茉很努力地回想熏“大概九条，也许八条，我不记得了。”她皱皱细致的眉，憨憨的。

“噢。”米润儿失望地嘟囔，真是可惜啊，没打破纪录啊。

杂城最难打破纪录之一：叶水茉追贼连追了十二条街，追到那可怜的小偷一看到身后有人朝他跑来就会昏厥。

“你这白痴，真以为自己是大侠啊？这世界有一种人叫警察，你不知道的吗？抓贼抓贼，天天就会抓贼，哪天被贼抓了去，我看你哭爹喊娘的怎么办！你这条小命很很硬吗？明明一点防身的功夫都没有，还那么爱管闲事？我不想一大早醒来，就接到电话去收尸，你要我说多少次才明白，啊？”白苒祖咆哮。

叶水茉可怜兮兮地缩在桌子后，不敢承受这龙庭大怒。她也知道会有危险，可是她就是忍不住，忍不住啊，她能怎么办？

“你那额头上黑黑的是怎么回事？”白苒祖喘口气，很用力很用力地忍、忍住想过去敲爆叶水茉那颗小小头颅的冲动。

“嘎？”叶水茉怯怯的，不敢告诉她在追贼的过程

中，被那贼敲的，“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撞的。”她蹙脚地撒谎，紧张得一塌糊涂。

白苻祖狠狠地咽下一口气，瞎子都知道她在说谎。与其某一天，她终会被自己这种爱管闲事又没本事的性子害死，不如她现在就先了结她算了！

白苻祖扬起手，一个白色的扁扁的不明物体“嗖”地飞向叶水茱。

叶水茱连忙抱住头，却见到那东西落在了她的桌子上。定睛一看，原来是张名片。她赶紧拿起来，看到上面用墨绿的颜色写着：杉浦空手道馆。

“嘎？”水茱不明白地望向白苻祖。

“那个馆的馆主我认识，从今天起你就好好给我去那里学空手道，免得哪天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白苻祖愤愤地说，好像很气自己的多管闲事。

听完话的叶水茱，突然眼睛水汪汪，她冲过来，抱住白苻祖，用暖暖的声音唤她押“苻祖、苻祖，你对我真是好好耶。”感动到不行。

白苻祖翻翻眼，似乎对自己更气了，她就是对她这副傻傻的样子没辙啊。

1

杉浦道馆不算是个很规范的空手道馆，它是专门提供给城市里的那些对空手道有兴趣，又想学来健健身的人的，主要教授的是空战空手道，就是指不带任何护具，徒手直接与对手搏击的空手道，它充分利用人的手脚采用踢、打、固、投等专门防卫术，能在瞬间将对手制服，用来训练人们对危险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

杉浦道馆的馆主杉浦尚是个散懒的人，对馆里的事几乎已经到了置之不理的地步，他采取的是相辅教学的方式，就是先入馆的带后入馆的，而他最多在初一十五露露脸，指点几招。照理说，像他这样不负责任的馆主，应该没有几个人会入馆来学空手道的，但事实相反，杉浦道馆几乎是到了人满为患的境地，为什么呢？这就要问他们的馆主杉浦尚了。

原来，杉浦尚是研习空手道人中的泰斗人物。

一般空手道的带段是由白带到黄带，黄进橙进水红，水红再深下去，便是棕带。棕带分四级，级数越少，辈分越高，到了一级，才可以考黑带。黑带每两年方可考一次，一次考不到，又要等两年。黑带到了五段以上，才佩

红白二色的带。到了八段以上，便是纯红。空手道最高的是十段，这十段全世界没几个，在每一派系来说，可算是掌门或长老之类。

听说杉浦尚道服的腰带就是纯红的。

藏匿着这么一个高人的道馆，怎不让人趋之若鹜芽放工后的叶水茱，单枪匹马地来到了杉浦空手道馆。这个道馆坐落在杂城的边缘，叶水茱本以为会很难找，没想到人刚下了公车，就看到眼前一个大大的标志牌，上面飞扬地写着“杉浦道馆”四个大字，然后是一个墨绿色的向前的大箭头。叶水茱循着箭头的方向走了约莫一分钟，看到了一座日式风格的庭院，木质大门上挂着桃木制成的门牌，上有杉浦两字，这看起来更像一个私人宅子。

叶水茱战战兢兢地推门进去，穿过一个绿色院子，停在内门前。里面激烈的打斗声、吆喝声从门缝里逸出。叶水茱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里面的情景很像——真的很像——群魔乱舞！

叶水茱吞吞口水，看得目瞪口呆。偌大一个房间，原木的地板，被磨得光洁照人，清一色的白色道服，一对一地扭打在一起，吆喝声和汗臭味一同向水茱袭来。

就在叶水茱踌躇着要不要踏进这个魔窟，一个梳着粗辫子的大眼姑娘来到了叶水茱面前。

“你就是那个白苺祖介绍来的？”眼睛里闪着寒光，口气很不友善。火！最讨厌那些关系来人情去的，这里都要人口爆炸了，还挤进来，头痛死了！几乎是负责整个杉浦空手道馆的沈钟鹤，忙得快要断气，脾气自然也差了。

叶水茱缩了缩肩膀，红着脸点了点头，她怎么觉得自

己很像个犯人芽

“什么名字？”沈钟鹤抿着嘴，声音是挤出来的。

“叶水茉。”开始接受审讯了。

“那么多念叶的字，那么多念水的字，那么多念茉的字，我怎么知道你那名字怎么写啊？”沈钟鹤沉着脸，烦恼烦！她怎么那么倒霉会找来这样一个工作芽想起她那个只会衔着一抹要死不死的笑，对她说熏“这些事你决定就好”的混账老板杉浦尚，她就有杀人的冲动。她只是打工的好不好！沈钟鹤很无力地等着叶水茉的回答。

“念水的好像只有一个字啊？”叶水茉很迷茫，念水的是只有一个字啊，她大学是念中文的，没理由会不记得还有其他字是念水的啊？

“喝！”突然一记掌劈到。

叶水茉吓得膝盖发软，眼看着就要砸破她的头盖骨了。

沈钟鹤头也没抬，只是眼皮抽动了一下，就一个反手，将那来掌轻轻松松地挡开了，看得叶水茉一愣一愣的。

“没长眼睛啊！”沈钟鹤暴喝，一双眼睛凶光毕露地看着眼前这个打偏动作的笨蛋。

下一秒，这个系白色腰带的学员，煞白着脸跑远了，躲在角落去压惊。哎呀，吓死人了，他竟然惹到了这个猫妖。

“那个水……”叶水茉壮着胆，与沈钟鹤继续被打断的话题。

“水，水什么啊，把你的名字在这里写下，然后自己

去那边换上白色腰带的道服。”沈钟鹤命令式地说完，扔给水茉一支笔，和一本学员登记册。

叶水茉连忙拿过来写好。

沈钟鹤接过来，看了一眼，转身就走。

“那个……”叶水茉还有好多问题啊，换完衣服她要怎么做啊？谁来教她啊？

“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换衣服芽”沈钟鹤回过头来，吼水茉，吓得她连忙跑去更衣室。

而沈钟鹤却抚着额头，发出一声痛哭的呻吟，叉着腰，在心里咒骂起不知道在哪里逍遥快乐的杉浦尚。

从更衣室出来的叶水茉，一身雪白的道服，看起来格外的清新俏丽。她皱着眉头，四处张望，希望可以看见刚刚那个很凶的女孩。

但是，她的面前除了杀来杀去的一对对人儿，就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了。她很想找个人来问一问，却又不肯开口，连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家都那么凶了，那些不时暴喝出声的高手们她怎么敢惹选

叶水茉就这样茫然地站在角落里，看着大家在拼命地拳来脚往，看得她也心痒痒了。要是哪天她也有了一身武功，三下两下就能把人打败，那有多好啊。

叶水茉的眼睛开始涣散，她自动进入了梦境。

梦境里，她一身白衣胜雪，风度翩翩，周围是一圈来杀她的蒙面人，只见她脸上绽开着自信的笑，高声说道：“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们给我一起上吧。”比楚留香还帅。

蒙面人蜂拥而上，叶水茉漂亮地一个回脚踢，顿时倒

下一片，然后转身，出拳，又倒下两个……

哇！太爽了，太爽了。叶水茉眨眨眼，从梦里醒来，磨拳擦腿，恨不得马上找个人和她对打。

刚好从对面走来了一个系白色腰带的学员，叶水茉眼睛一亮，迎了上去。

程屿暄打量着眼前这个拦住自己的人。

干脆利落的短发，炯亮的黑眼睛，小巧的鼻子，抿起来的粉红嘴唇看起来却有一股倔强，左脸上有一颗豆子大小的痣，给白皙的脸增添了颜色，看起来充满灵气。程屿暄视线移下，看到了一个瘦小的身躯包裹着雪白的道服，很可爱，像一朵不起眼但惹人怜的白色茉莉。

叶水茉急着拦住他，而没来得及看清这个相较于她瘦小的个子而显得异常挺拔高大的男子。她只知道他和她一样系的是白色腰带。

“我来和你对练。”叶水茉挽起袖子，露出白嫩的手臂，神色却是豪迈的。

程屿暄脸上有一抹兴味的轻松笑容熏“你想和我怎么对练？”他很好奇眼前这朵不怕死的茉莉花。

“当然就像他们一样啊，你也是新来的吧？”叶水茉问。

程屿暄不置可否。

叶水茉已经等不及地攻上一拳，还是刚刚她站在角落里看来的，现学现用。

程屿暄轻巧地一个回避，就轻易地躲过了。叶水茉不死心，提起一脚，很有声势地踢过来了，却看到他好像赶苍蝇似的，将她的脚格下，她急忙又攻出一个凌厉的拳

头，却又被他巧妙地避过了。叶水茉不信邪，大家同是白带级的，就不信能差多少，她斗志一来，又攻出一拳，紧接着右脚也踢出，她借着自己灵活轻巧的身子，抓住进攻的优势，想速战速决。

程屿暄看着叶水茉的花拳绣腿，很好奇她这样的身手怎么敢跟他这个陌生人贸贸然地就动起手了。他陪着她玩了几招，然后很不留情面地——

叶水茉还没弄明白她的手是怎样被他钳住的，就感到一股强大的拉力，她整个身子一晃，人已经飞起。

程屿暄一个漂亮的过肩摔，叶水茉躺在了他的面前。

“你怎么做到的？”叶水茉顾不上被摔痛的背，爬起来就瞪着程屿暄问。不可能啊？大家同是系白带的啊！

程屿暄好笑地看着眼前这个眼睛放着异光的瘦小女孩，没来由地一阵喜爱，是看到一只傻头傻脑的小白兔的喜爱。

“你笑什么啊，快说啊？”叶水茉急了，跺了跺脚。

真的好像一只兔子！程屿暄笑容扩大。

“别笑，别笑啊。”叶水茉懊恼地抓抓头发，他不会他的那个招式真的有那么可笑吗？

程屿暄已经笑出声了，略显得黑的脸被这笑衬得很俊爽很英气。这时他的眼角瞥见穿过窗外走廊的好友的身影，撇下叶水茉追了出去。

叶水茉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耳边还留着他爽朗的笑声，她抿紧嘴，有那么好笑吗？她烦恼地扯扯身上的道服。



第二天，叶水茉下班后，又去了杉浦道馆，换好衣服，她就开始东张西望地寻找昨天笑了她很久的那个人。昨晚她回去后越想越气，气到她整夜没睡，研究了一个晚上的空手道。这次她一定要打败他，她提醒自己。

可是，她找了很久，找到眼睛都被满屋的白白的身影弄花了，还是没看到昨天出现的那个脸黑黑的家伙。她站在那里，百无聊赖，看着场内一对一对地打得好欢，就她一个孤零零的，又没人陪她练习了。

这是什么鬼道馆，竟然就这样丢着她不理不睬，连个教人的老师都没有！叶水茉闷闷地想着，拿脚踢着地板解闷。

一不小小，踢到了从旁边走过的人。

“没长眼睛啊！”很熟悉的暴喝。

叶水茉抬头，看到了昨天让她写名字的那个长辫子女孩，脸色依旧的臭。

“对不起，对不起。”叶水茉很识相地道歉。

沈钟鹤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问她：“你杵在这里做什么？”

“我、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叶水茉老实地回答。

沈钟鹤抚额，力不从心的无奈，她的手向后一伸，拉过一个人，眼睛没动一次，“你陪她练练。”然后迈着火燎的步子走了。

叶水茉很高兴有人可以和她切磋切磋了，她可是特训了一个晚上的。

被沈钟鹤抓过来的程屿暄看着磨拳擦腿的叶水茉，不明白自己怎么又会和她对上了。他只是经过这里而已啊。

“啊，是你啊。”叶水茉倒是很高兴，正好来试试昨晚特训的效果，顺便一雪前耻。

“怎么，还要和我打？”程屿暄饶有兴味。

“当然，我要打赢你为止。”叶水茉雄心壮志。

“哦？你准备怎么打？”程屿暄像在哄一个小孩。

叶水茉提起脚就踢，她知道空手道要的是速度、力道、韧性，要的是苦练，很难有投机取巧的，但是她缺少的就是练习，而且眼前这个人明显的体力上就比她优势多了，所以她要一击制敌。

这一脚比起昨天确实是进步很多，不仅是速度还是力道的。叶水茉脸上有一抹自信的笑，这可是她练了一晚的一脚啊，绝对霹雳无敌。

程屿暄一个闪身，简直是毫不费神地就避过了。叶水茉不信，又踢出一脚。她的身子灵活轻巧，把脚踢发挥得淋漓尽致。

“你赢不了我。”程屿暄磊落地一笑，左手一伸，拇指钳住水茉的脚胫骨。

叶水茉感觉到很粗糙的触觉，然后疼痛传入神经。但这不是她惊讶的原因，她诧异的是他怎么可以这样轻松地就抓住她的**踝**

“你、你怎么做到的？”她又傻傻地问。

程屿暄放开手，“练出来的。”他半真半假地说，有点怀念她昨天兔子一样跺脚的可爱模样。

叶水茉低头看他的腰间，没看错啊，那里是系着和她

一样的白色腰带啊。难道是她太烂了，实际上系白色腰带的也是很厉害的？她一阵挫败。

程屿暄看着兀自烦恼的叶水茉，看着她白皙的小脸蛋写满困扰，左脸颊上的那颗痣似乎都在泛着愁，那么的惹人疼爱。

“你叫什么名字？”程屿暄不受控制地问。

“叶水茉。”水茉很自然地回答，突然想起第一天来的时候那个女孩问她名字，她说了以后，却招来她一顿质问：那么多念叶的字，那么多念水的字，那么多念茉的字，我怎么知道你那名字怎么写啊？想到这，她很乖地补充熏“是树叶的叶，流水的水，茉莉的茉。”

听着她小心地说自己的名字，她的嗓音脆脆的，嫩嫩的，听得程屿暄心里一阵莫名的心动。

“原来真的是一朵茉莉花啊。”程屿暄玩笑地说。

“啊？”叶水茉抬起头，却被一双带着笑意的漆黑眼睛吸引熏这还是她第一次认真地看他。她记得他的脸有点黑，但那是很阳刚健康的黑，他有一双深刻的漆黑眼睛，看起来充满正义，挺拔坚毅的鼻梁，轮廓清晰的唇形，笑起来一口雪白的牙齿，和关不住的爽朗。一身白色的道服穿在他身上是那样的挺拔磊拓。

叶水茉看得脸热热的，这个和她打了两次的人还真是好看啊。

“我要走了。”程屿暄扯扯她的脸颊。

叶水茉一阵剧烈的心跳，他粗糙的手触碰在她脸颊的感觉竟让她心神一荡。这个男人，她甚至连他的名字还不知道！

这之后，叶水茉更勤奋地练习空手道了，道馆每到一时刻，就会有集体练习基本功的，他们站猫足立姿足足站半个钟头，然后练踢腿，而且要低姿势，前踢一百下，左脚踢完，再踢右脚。左右脚踢完，再踢侧踢侧踢踢完，再踢转踢，不厌其烦地练着，永无止境地练着。

有时候叶水茉会被这踢脚折磨得想马上就放弃，但一想到自己说不定哪天就可以把那个男人打败，就舍不得放弃了。

交手两次后，她又断断续续地和他交了三次手，他不是每天都会来的，好像很随性，想到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她简直就是在守株待兔，但是令人沮丧的，不论叶水茉怎么努力，不论她的进步有多快，总是轻而易举地被他击败。

这次，她特意跑去请教了空手道黑带的白菽祖，然后白菽祖很义气地教给她一个必胜的办法。

白菽祖说，与人对敌时，自己的两只手或一只手离身子不能太远，因为腋窝的“攒心穴”是一个致命伤。从那儿用“凤眼”或“鹤喙”打进去，直攻心房，效果惊人。所以，白菽祖要她仗着自己是新手，可以在对手毫不防范下，诱使对手伸手出来，然后她直攻人家的“攒心穴”。

白菽祖的这番话，听得叶水茉糊里糊涂的，她一点也不知道什么穴，什么凤，什么鹤的，气得白菽祖大骂笨蛋，又无可奈何地示范给她看了几遍。

叶水茉站在场内的一角，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着，等着程屿暄的出现，这次她不可能再输给他了，水茉暗暗发誓，被程屿暄燃起的斗志已经越积越高。